

文库 博士

俄国统治中亚 政策研究

孟楠 著

俄国对中亚的军政管理
俄国对中亚的移民政策
俄国对中亚的宗教政策
俄国对中亚的教育政策

新疆大学出版社

俄国统治中亚政策研究

孟楠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国统治中亚政策研究/孟楠著. —乌鲁木齐:新疆
大学出版社,2000.7

ISBN 7-5631-1246-4

I. 俄... II. 孟... III. 俄罗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政策-研究-中亚-近代 IV. D85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37720号

俄国统治中亚政策研究

EGUO TONGZHI ZHONGYA ZHENGCE YANJIU

孟楠 著

* * *

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胜利路14号 邮编 830046)

新疆建工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8.5印张 230千字

2000年7月第1版 200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000册

* * *

ISBN 7-5631-1246-4/C·3 定价:20.00元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俄国对中亚的军政管理	(37)
第一节 俄国征服中亚	(37)
一、俄国征服哈萨克人地区	(37)
二、清朝与哈萨克的关系及俄国割占中国大片领土	(44)
三、征服中亚三汗国及土库曼人地区	(53)
四、英俄瓜分帕米尔	(62)
第二节 俄国在中亚的军政管理制度	(64)
一、俄国在哈萨克草原西部地区的军政管理制度	(64)
二、俄国在哈萨克草原东部地区的军政管理制度	(85)
三、俄国对突厥斯坦总督区的管理	(101)
第三节 俄国中亚管理体制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111)
一、俄国中亚管理体制的特点	(111)
二、俄国中亚行政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124)
第二章 俄国对中亚的移民政策	(134)
第一节 俄国中亚移民政策的制定及其变化	(134)
一、军事移民为主时期(18世纪初至 19世纪 60年代)	(134)
二、限制与鼓励移民时期(19世纪 60年代至 80年代)	(141)
三、鼓励移民时期(19世纪 90年代至 1917年)	(145)
第二节 俄国向中亚移民概况	(149)
一、俄国在中亚的军事移民人员	(149)

二、农民移民及中亚民族成分的变化	(155)
第三节 俄国对中亚移民带来的后果	(161)
一、移民剥夺了中亚各民族居民大量的土地	(161)
二、不平等的民族政策	(165)
第三章 俄国对中亚的宗教政策	(167)
第一节 沙皇对伊斯兰教态度的转变	(167)
第二节 俄国对哈萨克草原地区伊斯兰教的政策	(173)
一、哈萨克等民族中的自然崇拜及萨满教遗痕	(173)
二、伊斯兰教在哈萨克等民族中的广泛传播	(176)
三、沙俄在哈萨克人中推广东正教	(190)
第三节 俄国对突厥斯坦总督辖区伊斯兰教的政策	(195)
一、“不干涉”政策的出笼及其实质	(196)
二、对“不干涉”政策的调整	(208)
第四章 俄国对中亚的教育政策	(214)
第一节 俄国对中亚的教育政策	(214)
一、俄国征服前后中亚的教育概况	(214)
二、俄国对中亚的教育政策	(219)
第二节 俄国统治中亚时期的教育概况	(224)
一、哈萨克草原地区的教育概况	(224)
二、突厥斯坦总督辖区的教育概况	(231)
第三节 俄国统治时期中亚教育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	(238)
一、俄国统治中亚时期教育的特点	(238)
二、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241)
参考文献	(250)
后 记	(260)

导 言

1991年12月25日晚，飘扬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广场上的苏联国旗徐徐降下，而俄罗斯的白、蓝、红三色国旗冉冉升起，它标志着已存在近70年的苏联正式宣告解体。在此之前，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均已先后宣布独立，世界历史从此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独立后的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已成为“民族的国家”或“主体民族的国家”，并以新的面目出现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但是，在疾风暴雨之后，一些严峻的问题却依然摆在他们面前：摆脱苏联模式后的中亚将如何审视自己的过去？今后的中亚何去何从？尤其是渊源已久、悬而未决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将如何对待？新生的中亚五国面临着种种困扰，它们正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事实上，中亚政治局势的稳定与否，不仅关系到本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特别是操突厥语和伊朗语各民族的安全和利益，而且直接影响到俄、中等一些国家的安全和利益。

因此，中亚五国的局势引起了国际政治界、新闻界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进行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报道、评述和论著，但一般着重当前问题的剖析，而对其历史根源、发展、演变则有所忽略，间或有之，也比较简单、抽象。西方国家对当前中亚局势的研究，往往是从西方政治角度提出和分析问题，缺乏必需的史料和客观的治学态度。独立后的中亚五国，虽然也在致力于“恢复历史的记忆”，但因被众多的政治、经济问题困扰，所以对其历史与现状进行更深入、系统的研究，仍需假以时日。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中亚研究重视，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研究更有加强，出现了一大批论文和著作，但也

着重于对当前中亚问题的研究,缺少对其历史渊源的分析。

目前中亚五国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尤其是民族和宗教问题,不仅可以追溯到苏联时期,而且可以追溯到沙俄时代,甚至更为久远的过去。例如今天的哈萨克斯坦仍生活着大批的俄罗斯人,这个问题已成为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争执的一个焦点。人们常常以为这个问题是苏联时代的产物,殊不知它也是沙俄统治中亚时期实施“边区俄罗斯化”政策的结果。独立后中亚五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复杂而微妙,这不仅因为他们独立前曾是苏联的一员、独立后又加入了以俄罗斯为中心的“独联体”,而且这也与沙俄时期统治中亚的政策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对俄国统治中亚政策和措施以及俄罗斯与中亚各民族关系的研究,能够更加深刻地揭示今天的俄罗斯与中亚各国的关系以及中亚五国民族和宗教问题产生的历史原因。同时,它也有助于我们借鉴历史的经验,制定我们的对外政策、民族和宗教政策,以期有益于国家的外交和安全及边疆建设。

一、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

(一)地域

关于“中亚”一词所指的范围,学者们历来都有不同的看法。该词在英语中的形式为 Central Asia,中国学者一般译为“中亚”。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初的规定,中亚的范围西起里海,东到大兴安岭;北自阿尔泰山、萨彦岭,南至喜马拉雅山。全部或部分属于中亚地区的国家共有 7 个,即:阿富汗(北部)、中国(新疆、西藏、青海、甘肃河西走廊、宁夏、内蒙古)、印度(西北部)、伊朗(北部)、蒙古国、巴基斯坦(北部)和苏联(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① 但苏联解体后,关于“中亚”

^① 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理事长陈翰笙为《中亚学刊》杂志创刊所写的“发刊词”,载《中亚学刊》第 1 辑,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 页;杨魁:《俄语“中亚”一词含义的变化》,载《西北史地》1998 年第 2 期。

所指的范围,仍引起了广泛的争论。1995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撒马尔罕召开会议,成立了“国际中亚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entral Asia Studies,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институт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印度、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法国、韩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联合国驻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处代表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各国代表就中亚的范围发表了不同意见,争论激烈,未达成一致^①。尽管如此,许多学者在使用“中亚”的概念时,仍遵循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规定的范围。

在沙俄及苏联时期的论著中,常常使用以下三个术语:Средняя Азия、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和 Туркестан。它们在中文里分别被译为“中亚”、“中央亚细亚”和“突厥斯坦”^②。沙俄时期曾参与征服中亚的军官 M. A. 捷连季耶夫在其《征服中亚史·序》中说道:中亚或中央亚细亚“一般是指希瓦、布哈拉和浩罕三个汗国而言。但在不同的时代,这三个汗国的疆域大小不同,所以‘中亚’作为地理术语是个有伸缩的概念”。因此他认为中亚的概念是指“西至乌拉尔,北抵西伯利亚边界,东临中国,南达波斯和阿富汗的边界。”^③

苏联时期许多学者也对“中亚”的有关概念等问题进行了研究。1976年,苏联学者 A. 施普林青对“中亚”和“中央亚细亚”在各种语言中的表示进行了总结和概括,他引用了《苏联大百科全书》的定义:“中亚是苏联亚洲领土的一部分,西起里海,东到苏中边境;南自国境线,北抵威海—额尔齐斯河分水岭,包括巴尔喀什湖地区。在政治—行政方面‘中亚’的概念要略为缩小——所谓中亚

^① 参见杨想:《俄语“中亚”一词含义的变化》,载《西北史地》1998年第2期。

^② Туркестан一词源于波斯语,意即“突厥人之地”,参见《巴托尔德文集》第3卷“突厥斯坦”条,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518页。中国的部分学者将此术语译为“土耳其斯坦”或“土尔克斯坦”,不妥。本文一律采用“突厥斯坦”这一译法,在引用个别学者的论著遇有异译时,不再专门注明。

^③ M. A. 捷连季耶夫著,武汉大学外文系译,《征服中亚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页。

各共和国就是乌兹别克、土库曼、塔吉克和吉尔吉斯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其实，哈萨克斯坦的中部和南部在自然地理方面也包括在中亚之内，因为这两部分是中亚各共和国领土的直接延伸。革命前，‘突厥斯坦’这一名称曾经很流行，1924年国家划界之后，它便被另一名称‘中亚’所代替。中亚不同于中央亚细亚，后者通常理解为帕米尔以东地区。在19世纪，所有无通往海洋的河流的亚洲大陆内部地区，其中也包括突厥斯坦，都被视为中央亚细亚。”他认为：“经过1924年国家划界之后，‘中亚’这一术语的含义已经牢固地形成，但是它的政治—行政上的含义要比自然地理的含义更多”，“至于‘中央亚细亚’这一名称，根据现代的手册的定义来看，它现在的表述是：在苏联境外的亚洲辽阔的自然地区，如果不是全部，也是绝大部分。”^①正因为如此，苏联时期对“中亚”这一概念的表述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中亚五国”的概念是不同的。例如，苏联曾划分了20个经济区，其中的中亚经济区只有4个地区，即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而哈萨克斯坦则被划为单独的哈萨克斯坦经济区。现在的中亚五国区域，在苏联时期正式而流行的名称是 Среднеазиатские республики и Казахстан(中亚诸共和国与哈萨克斯坦)。苏联解体后，由于“中亚”是苏联时期的名称，“刚独立的国家所产生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它们不愿意继续使用这一词组”，所以从1992年起，中亚五国多边、双边的宣言、声明、协议以及其它的官方文件里，开始用“中央亚细亚”代替“中亚”，用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中央亚细亚诸国)代替了“中亚诸国与哈萨克斯坦”^②。至于“突厥斯坦”这一名称，在俄国东方学家巴托尔德的论著中曾经常使用。1988年，苏联学者 Н. А. 阿西洛娃和 Г. А. 阿格扎莫娃对巴托尔德所使用的“突厥斯坦”一词的含义进行了分析总结，他们认为巴托尔德在

① A. 施普林著，秦卫星译，魏良校校：《中亚和中央亚细亚在各种语言中的表示》，载《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② 杨旭：《俄语“中亚”一词含义的变化》，载《西北史地》1998年第2期。

使用该术语时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1. “突厥斯坦”的具体含义。就是中世纪时所具有的词义，巴托尔德根据阿拉伯文史料的记载，认为突厥斯坦主要是指俄国当时的突厥斯坦总督区锡尔河省的东部、七河省和东突厥斯坦。2. 一般集合性含义。由于俄国于1867年建立了突厥斯坦总督区，所以巴托尔德把“突厥斯坦”作为学术书籍和政治书籍内已经定型公认的通用词来使用，在这个含义上，巴托尔德所使用的“突厥斯坦”一词范围甚为宽泛，有时甚至包括整个中亚地区。3. 表示城池名称。突厥斯坦城在锡尔河河畔，即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州境内。这两位学者还指出，突厥斯坦作为行政区域的名称在1924年中亚进行民族国家划界之后即已停止使用，“既然‘突厥斯坦’这一名称，就其内涵而言，不论中世纪或者近代，都不适用于现今的乌兹别克斯坦，那么就必须要把这一名称用在完全适应的历史时期里去。”^①

中国学者对“中亚”、“中央亚细亚”和“突厥斯坦”的概念及其含义也进行了许多探讨。对于“突厥斯坦”这一术语，学者们一般都遵循了这样一个原则：将它运用在各自不同的、与之相应的历史时期中，而并未将“突厥斯坦”与“中亚”完全等同起来。至于“中央亚细亚”这一名称，学者们则很少使用，一般都使用“中亚”这一术语。张广达先生曾指出：“关于中亚范围的大小，学界的说法因人而异。实际上，人们也难以画出固定的、确切的范围，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政治形势看，从四周几大文明的交互影响看，中亚的范围也确实可大可小。今天，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把阿姆河、锡尔河流域的几个苏联中亚加盟共和国看成是中亚的本部，而把与之毗邻的地区也包括在中亚的范围以内。”^② 王治来先生在其《中亚史纲》一书中也谈到，“本书叙述的范围，则是以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

^① H. A. 阿西洛娃, Г. A. 阿格扎莫娃著, 陈继周译:《论地名“马维兰纳赫尔”和“突厥斯坦”》, 载《中亚研究》1989年第1-2合期。

^② 张广达:《研究中亚史地的入门书和参考书(上)》, 载《新疆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流域作为中心,附带地涉及其周围地区。这个地区在历史上同中国、伊朗、印度、西亚、希腊、罗马、西欧以及欧亚草原的各民族,都有着密切的联系。”^① 根据这些情况,一些学者提出了将中亚分为广义的中亚和狭义的中亚。狭义的中亚以阿姆河和锡尔河两河流域为中心,考虑到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政权已是一个比较共同的政治文化区域”,所以“狭义中亚与现代中亚五国统一起来十分必要”。至于广义的中亚则是“东到蒙古国东境和内蒙古东部;南始伊朗和阿富汗北部,印、巴西北,包括新疆、甘肃河西等中国西北地区;西起里海,包括狭义中亚五国;北达西伯利亚南部米努辛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一带。”^②

我认为,中国学者将中亚的概念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是十分必要的,对广义的中亚和狭义的中亚范围的界定也是比较合适的,它既反映了历史上各个时期、各种不同的民族在这里活动的范围,也考虑到了今天这里出现的新的政治格局。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舍弃了苏联时期的“中亚诸共和国与哈萨克斯坦”的用语,而采用了“中央亚细亚诸国”的表述方法,按照名从主人的原则,我们应当使用“中央亚细亚诸国”这一术语,但由于“中央亚细亚诸国”与中国学者所界定的“狭义的中亚”范围正相吻合,并且现在中国学者更习惯于用“中亚五国”来表述这五个国家的自称——“中央亚细亚诸国”,因此本书仍使用“中亚”这种表述方法。本书所使用的“中亚”这一概念,基本上是指“狭义的中亚”,亦即“中央亚细亚诸国”。考虑到在沙俄征服中亚前后,这里的许多民族的活动范围非常广阔,并非严格局限于今中亚五国的边界,所以本书在论述时,也会超出今天中亚五国的边界范围。

^① 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② 马曼丽主编:《中亚研究——中亚与中国同源跨国民族卷》,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9--11页。

(二)时段

俄国对中亚的征服并非在短时期内完成，其征服过程基本上是由北而南推进的。从18世纪上半叶开始，俄国就对哈萨克草原实施征服，这个过程长达一个半世纪，直到19世纪中期，俄国才基本稳定了对哈萨克人的统治。接着俄国又向中亚的腹地推进，并于1867年建立突厥斯坦总督区，对被征服的中亚地区进行管理。很快在俄国的进攻之下，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都被迫与之签订条约，从而沦为附庸。而浩罕汗国则在1876年被灭亡，俄国在其地建立了隶属于突厥斯坦总督区的费尔干纳省。从19世纪70年代起，俄国对土库曼人地区发动了十几年的征服战争，并在这里建立外里海省。1884年俄国又占领谋夫地区，接着又继续向阿富汗西北边境推进，同英国的利益发生冲突，最后英俄双方于1887年达成协议，基本划定了阿富汗的西北边界。1884年，俄国迫使清朝签订《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侵占了属于中国的阿赖地区。直至1895年，英俄双方背着清朝达成协议，瓜分了帕米尔地区。至此，俄国对中亚的征服活动基本结束。

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沙皇政府被推翻，建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亚塔什干的铁路工人也很快在这里选举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工人和士兵的要求下，沙俄最后一任突厥斯坦总督库罗帕特金下台。不久，当地的沙皇政权才被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机构“突厥斯坦委员会”取代。至此，沙皇俄国对中亚的统治基本结束。

从18世纪初俄国对哈萨克草原的征服开始，直到1917年中亚建立临时政府的机构“突厥斯坦委员会”，沙皇俄国统治中亚近200年。当然，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沙俄并非一开始就建立起对整个中亚的统治，而是随着军事征服的推进逐步建立军政机构，从而确立了对中亚的统治。本书所论述的正是沙皇俄国从18世纪初到1917年对中亚统治的政策。

(三)内容

沙皇俄国统治中亚时期，实行的是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政

策。沙俄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在中亚建立起严密的统治，并在思想上对中亚各族人民进行控制，想通过这些手段达到其“边区俄罗斯化”的目的，以便更好地为俄国的殖民政策服务。

俄国在中亚的统治政策都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措施而实施的，中外学者对此也进行了研究，尤其是对俄国统治中亚的经济政策以及沙俄统治时期中亚地区经济的发展等问题的研究较为深入。因此，本书仅选取了俄国统治中亚时期对中亚政策中具有代表性的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一、俄国对中亚的军政管理。包括俄国统治中亚时期军政机构设置原因、组织结构、运转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等；二、俄国对中亚的移民政策。分析移民政策制定的原因、变化、移民概况及移民带来的后果；三、俄国对中亚的宗教政策。分析沙皇政府对伊斯兰教态度的转变、俄国对中亚北部和南部地区采取的不同的宗教政策；四、俄国对中亚的教育政策。论述了俄国征服中亚前后当地教育的发展、俄国中亚教育政策的制定及俄国统治时期中亚教育的概况、教育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四）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

本书的研究主要采用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同时也借鉴了统计学的某些原理和方法。历史学的方法要求我们充分地占有史料，包括当时的法律文献、各种规章制度、来往信件和电函、档案、当事人的回忆录以及后人根据当时的文献写成的研究著作等；在详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辨析史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问题。将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领域则要求对当时的历史史实进行精确或大致精确的统计，并据此解释某些历史现象。用历史学和统计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手段来研究历史，在中外史学家的著作中是屡见不鲜的。本书在论述俄国对中亚的移民政策、宗教政策和教育政策时，运用了大量的统计资料，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对俄国实施的统治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通过对各种数据的统计与分析能够更清楚地发现俄国统治中亚政策的变化。

本课题的研究,将有益于加深对今天中亚五国历史和现状的理解。自沙俄征服中亚之后,俄国的许多学者就对当时中亚的历史进行研究,其中部分学者在论著中,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沙俄的殖民政策进行辩护。苏联时期对沙俄统治中亚的那段历史也多有论述,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在关于沙俄统治中亚政策等问题上的评价也多有反复。中亚五国独立之后,本地的学者也开始对自己过去的历史进行反思,在肯定苏联时期对中亚古代和中世纪历史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对沙俄统治中亚时期的历史进行重新估价。因此,正确阐释沙俄统治中亚的历史,有助于分析和认识中亚五国所发生的变化,使我们对中亚五国未来走向的预测建立在客观而坚实的基础之上。中亚五国是一股新兴的力量,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必将对临近地区包括中国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作为与中亚国家毗邻的中国,根据今天新的世界格局,开展对沙俄统治中亚政策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本课题的研究对总结中国历史上的西北边疆地区民族、宗教政策也有借鉴意义。中亚五国中的三个国家,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与中国毗邻,中亚国家与中国新疆在民族、宗教、语言和风俗习惯上有许多共同之处。沙俄征服中亚以前,中亚与新疆地区都曾是中国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共同活动的地方。沙俄征服中亚之后,建立了俄国的军政合一的统治机构,并逐步蚕食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领土,在被征服的地区实行殖民统治,推行“边区俄罗斯化”。而清朝统一新疆后,也在新疆建立了军政合一的统治体系^①。清朝围绕着领土主权、民族归属等问题与沙俄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从表面上看,俄国在中亚建立的军政合一的机构与清朝在新疆建立的军政合一的机构有相似之处,但事实上两者之间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鉴于中国学术界对清朝在新疆的统治政策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所以本书没

^① 参见管守新:《清代新疆军府制研究》(申请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7年6月。

有将清朝统治新疆的政策与沙俄统治中亚的政策进行对比。但是，本书通过对俄国统治中亚政策的研究，实际上也为我们研究清朝统治新疆的政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参照系，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总结历史的经验，吸取历史的教训。

本书中阿拉伯文、波斯文的转写，采用新版《伊斯兰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Islamic, New Edition)的体例，仅为印刷之便，而将 k 用 q、c 用 ch 代替，特此说明。

二、史料及文献

(一)《哈萨克斯坦政治制度史资料集(从哈萨克斯坦归并于俄国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第 1 卷，哈萨克共和国科学院出版社 1960 年出版(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я Казахстана (со времени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к России до Великой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ом I, Алма-Ата, 1960)。本书的编纂者是法律学副博士 М. Г. 马塞维奇。本资料集第 1 卷所收录的是从 18 世纪初沙俄开始征服哈萨克诸部，直到 1917 年十月革命前夕的资料，其中主要的是哈萨克共和国、乌兹别克共和国中央国家历史档案馆和莫斯科市档案馆所藏的未经刊布的档案资料，还有哈萨克共和国科学院哲学所、法学所手稿部的资料以及从鄂木斯克和塔什干搜集来的资料。这部资料集共分八个部分：

1. 哈萨克斯坦归并于俄国时期哈萨克汗国与沙皇政府的关系
2. 边境法庭机构和农民特别法庭机构
3. 19 世纪 60 年代改革以前西伯利亚机关对哈萨克人的管理
4. 19 世纪 60 年代改革以前奥伦堡机关对哈萨克人的管理
5. 1867 年对七河省和锡尔河省的管理
6. 1868 年对草原诸省的管理
7. 1886 年对突厥斯坦边区的管理

8. 1891 年对草原诸省的管理,其中包括 1891 年以后对哈萨克斯坦其它各省的管理

该资料集中所收录的资料都是很珍贵的原始文书,有当时各省督军、县长所写的报告,有沙皇政府的法律条例,有曾出访哈萨克各帐的官员所写的报告,还有哈萨克封建王公的一些信件、报告等。因此,在研究俄国对哈萨克人的统治政策,在哈萨克人中设立俄国的统治机构,以及建立突厥斯坦总督区等方面的问题时,这部资料集是不可或缺的。

(二)《16—18 世纪哈萨克与俄国的关系(文书与资料集)》,哈萨克共和国科学院 1961 年出版(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Казахско—Рус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XVIII веках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 Алма—Ата 1961)。本书是一部档案文书资料集,收录范围是 16—18 世纪,其中最早的一份档案是 1594 年,最晚的一份是 1770 年,共计 276 份档案。这些档案主要来自于苏联国家中央档案馆、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苏联国家中央军事历史档案馆和列宁格勒国家中央历史档案馆;此外还有列宁格勒市萨尔德可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手稿部和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手稿部的部分档案。这些档案反映了早期俄国与哈萨克人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当时哈萨克小帐和中帐臣服于俄国的情况。

(三)《18—19 世纪(1771—1867 年)哈萨克与俄国的关系(文书与资料集)》,阿拉木图“科学”出版社 1964 年出版(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Казахско—Рус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XIX веках (1771—1867 年)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 Алма—Ата, 1964)。这部资料集实际上是 1961 年出版的《16—18 世纪哈萨克与俄国的关系(文书与资料集)》的续集,收录时间范围是从 1771 年至 1867 年,共 353 份档案原件。这些档案主要抄录于苏联国家中央档案馆、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苏联国家中央军事历史档案馆、国家中央军事历史档案馆海军分部、列宁格勒国家中央历史档案馆、

哈萨克斯坦国家中央档案馆、鄂木斯克国家档案馆和喀山乌里扬诺夫(列宁)国立大学档案馆。内容包括俄国的公文、枢密院和外交委员会以及亚洲司的命令、奥伦堡边防委员会主席的报告、要塞指挥官和要塞线长官的报告等等。它对我们研究 18—19 世纪的哈萨克与俄国的关系,尤其是对我们研究这一时期俄国对哈萨克的政策以及俄国废除了哈萨克汗制并代之以俄国的军政体制等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手材料。

(四)《1867—1917 年的饥饿草原——文书中的边区史》,莫斯科“科学”出版社东方文献总编辑部主编,1981 年出版(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Наука»: Голодная Степь 1867 — 1917 — История края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Москва, 1981)。本书所收录的文书都是乌兹别克斯坦国家中央档案馆所藏档案以及当时出版的《突厥斯坦公报》、《突厥斯坦信使报》有关文章,文书共 71 份,时间范围从 1867 年至 1917 年。饥饿草原又称南饥饿草原,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吉扎克州和锡尔河州境内,是锡尔河左岸的盆地,面积约 1 万平方公里。本书所收录的文书反映了俄国对饥饿草原的开发情况,如在这里修建灌溉设施、实施移民等。

(五)《瓦里汉诺夫文集》,哈萨克苏维埃百科全书总编辑部主编,阿拉木图 1984—1985 年出版(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Казахской советск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и: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Ч. Ч. Валиханова в пяти томах, Алма-Ата, 1984—1985)。瓦里汉诺夫(1835—1865 年)是哈萨克中玉兹瓦里汗之孙,他以祖父名号为姓,父名成吉思,号绰干(Чокан Чингис Валиханов),本名穆罕默德·哈纳费亚(Мухаммад Ханафия)。瓦里汉诺夫幼年时代曾在哈萨克学校学习。1847 年,在他 12 岁那年,被父亲送入鄂木斯克的俄国武备学校学习,1853 年,18 岁的瓦里汉诺夫从鄂木斯克武备学校毕业,然后进入沙俄军队服役。由于他拥有良好的语言条件,所以他曾收集了大量关于哈萨克等民族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和宗教文化方面的材